



粤汉铁路徐家棚站



岑春煊

# 粤汉铁路：官商大斗法

清末，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造成城市商业不振，乡村农业破产，国库空虚如洗，朝廷难为无米之炊，不得不实行各省督抚“就地筹饷”政策，财政权于是渐次落入地方督抚之手。朝廷对南方的管治，更觉鞭长莫及。而督抚要组织民团打仗、筹措军饷，在权力上与中央政府相颉颃，须与地方士绅联手。绅权因而日益膨胀，许多影响中国政局的大事，都可以发现地方士绅在背后运筹的影子——这是清末商人自治运动勃兴的原因之一。

## 一 >> 粤商表明铁路商办立场

1906年元宵节刚过，由总商会主办的《广州总商会报》便创刊了，馆址设在十七甫，发起人是左宗藩、郑观应等官绅商人。内容包括上谕、商务、论说、本省商务要闻、京外商务要闻、译外国商务要闻、时事、本省要闻、铁路纪事等。

铁路对朝廷来说，一直是个烫手的番薯。1903年，朝廷把铁路划归商部通艺司经营，公布了铁路简明章程，允许一些支线由私人集资兴建。广东铁路，核准由绅商集股自办的有广厦（门）、潮汕、新宁三条线路。但粤商最关心的是粤汉铁路干线，这是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。

粤汉铁路最早由英国提出修筑方案，鄂、湘、粤三省官绅集资兴建，但后来因为筹款困难，经官府提议，以三省名义联合举借外债，由三省分摊偿还。粤汉铁路的筑路权，转到了一家美国公司手上。不料，这家美国公司却把部分股权偷偷卖给比利时，以此

牟利。消息传开，民族情绪被瞬间点燃。要求赎回路权的抗议风暴，迅即在湖南、广东掀起。当时日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，朝廷对任何涉外问题，谨小慎微，如果直言废约，恐引起列强反感，故只敢提商民备款赎路，希望把外交问题淡化为商务问题。

经驻美使臣梁诚再三交涉，最终与美国公司签订合同，以高于原价近一倍的价钱赎路。但所谓商民备款，不过是官府打着商民旗号行事而已，赎金是以鄂、湘、粤三省烟土税作抵，向香港英国殖民地政府筹借。粤商哗然，这是前门拒虎，后门进狼。广东民间并不缺钱，为什么不能自筹资金兴建粤汉铁路？

广州七十二行商、九大善堂，公开倡议招股把粤汉铁路广东段改为商办，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主张湖北段全部由官款建，湖南、广东段官款、民款各半。1901年曾经风尘仆仆到西安向两官行在进贡方物的几位粤商，

现在却站在了反对朝廷政策的第一线，他们致电张之洞，表明铁路商办立场：如不废约，“三省商民另筑一路以图抵制，粤民万众一心，有进无退”。

朝廷担心，铁路事关国家主权，影响政治、军事甚巨，若由商办，将来商人把持路政，难免有参互复沓、骈拇枝指之虞。因此，凡地方冲要、商旅辐辏、物产繁多之区，铁路主要干线，必须官办，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。不过政府囊空如洗，根本无力承担庞大的筑路费用，唯有借外债一途。除了让民间资本参与，分享利益，亦无第二个锦囊可用。

广东、湖南两省绅商各派代表到武昌谒见张之洞，建议三省铁路分开办理。最后张之洞同意三省各筹各款，分段修筑。湖北段官办，湖南段官商合办，广东段完全商办。商人们欢天喜地，回广州后开始着手筹备成立铁路总公司，推举梁诚为总办，梁庆桂为副总办。

## 二 >> 朝廷出尔反尔拘捕绅商

铁路商办与朝廷的官办政策不符，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同意把铁路交由商办，他再派番禺县令柴维桐召集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的绅商，在广济医院开会，商议筹款筑路办法。办法有两个，一是举借外债，二是抽各项经费。商人们直指官府出尔反尔，张之洞与岑春煊互相扯猫尾。商人们认为，借款筑路，不管饮鸩止渴。岁还本金，月付利息，输出之额愈大，流通之资愈少。且周转不灵，我于借款之外，复加借款外人以利息所入变为本出几金，再借给我。几年下年，路权就非我所有了，利又从何而来？柴维桐声称，不借外债，就只

有加粮税、盐捐、炮台捐等，为赎路之款。商人们一听，更加反对。

岑春煊怒不可遏，手书两封密札分别给柴维桐和州协镇副将黄培松，令他们将闹事的梁庆桂、黎国廉等人分头拘捕。柴维桐有“猾吏”之称，不愿做这丑人，于是和按察司沈俞庆商议办法。沈俞庆是黎国廉父亲的门生，他劝柴维桐别急着动手，先把密令压一压，看清状况再说。

当天晚上，听到风声的梁庆桂仓皇跳上轮船，逃往香港。柴维桐虽没有动手，但黄松培一介武夫，却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率总领人马直闯西关黎宅，把黎国廉拉出门外，黎国廉死不肯走，捕

## 三 > 为顺民意 朝廷“去岑安粤”

1月15日，数千地方绅民在明伦堂开大会，会场上人头攒动，情绪激动。前闽浙总督许应腰、越秀书院山长吴道镕、越华书院山长易学清等人联袂出席。大家一致赞成请在北京的同乡京官代奏，撤革岑春煊，以平民怨。

疏电由吴道镕起草，有人想起前贵州巡抚邓华熙亦开缺在家，就住在西关，亦请他签名，以壮声势。电报稿送到邓官保第，邓华熙初时不愿签名，代表跪在地上，苦言相劝，竟至泣不成声。邓华熙终被感动，应允署名。疏

电连夜送到香港拍发，很快得到北京的广东籍京官复电，全力支持，请求朝廷派员到粤查办。一位御史奏称岑春煊“受病已深，代为吁恩饬令开缺”。在北京甚至有谣传，由于岑春煊加捐税，造成广州“民情暴动，致有洋兵登岸保护

之事”，令朝廷大为震恐。广东全省士绅、同乡京官、外埠侨商，纷纷吁请朝廷“去岑安粤”。商人和学生组织代表团，到大牢探望黎、李二人，表示慰问。

朝廷俯顺民意，1月17日上谕：“地方筹款办事，但当善为劝导，不可辄用抑勒。若承办委员，一味操切，拂逆舆情，其中甚多流弊，该署督向来宽于恤民，严于察吏，必能筹维大局，妥为办理也。”广州总商务坐办黄景棠到狱中和黎国廉商议办法，认为既然上谕已明确要求对地方筹款，不可抑勒，决定先从筹集路款着手，钱筹足了，岑春煊抓人的理由不能成立，自然要放人。

黄景棠是清末广州的著名士绅，广东新宁（今台山市）人，其父黄福在马来亚柔佛经营种植园，承包工程及赌税，富埒王侯。黄景棠童年在新加坡、马来亚度过，1888年回国，1897年考取拔贡，1898年入京朝考，授知县，戊戌变法时曾上书言改革币政、商务。变法失败后，他对政治大失所望，以双亲年老为理由，辞不就官，回到广州，在城西荔枝湾畔建小画舫斋，时邀文人雅士作诗酒之会。

2月3日，总商会开大会，由黄景棠主持，他指出兴办铁路公司和营救黎国廉的必要，问与会的商人们：“办路应集股，计兹路需资本二千万，若以七十二行之力，不患不达，现每

## 四 >> 商人自治意识觉醒

4月24日，广州总商会、九善堂、七十二行绅商129人，在爱育善堂开会选举粤路公司临时主持人。郑观应、黄景棠分别以122票和105票当选为总办和副办。当年的铁路公司章程明文规定，公司银房（钱库）的锁匙，由总商会、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共同选定人员佩带，掌握着公司的财权。公司二十名名誉董事的产生，亦由总商会和九大善堂各自投票预选3人，七十二行商各行自选3人，合计250人，再从中投票选出20人。

如非广东绅商实力雄厚，急公好义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湖南的地方人士也想铁路自办，但他们就怎么也凑不起足够的资金，最后不得不接受官商合办的方案。

受到粤汉铁路广东段商办的鼓舞，沪宁铁路、苏甬杭铁路、广九铁路都相继爆发了赎路风潮。到1910年，全国各省成立了近二十家铁路公司，全部都有商股，或完全商办，或官督商办，或官商合办。粤汉铁路之争，实际上，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铁路问题，埋下了伏笔。

粤汉铁路风潮后，商人的自治意识开始迅速觉醒。当时全国有无数的立宪团体，推动朝廷进行政治改革，诸如立宪公会、立宪研究会、立宪预备会、立宪筹备会，琳琅满目，有如春笋怒发。

以粤汉铁路风潮为契机，商人登上了舞台。广东商人与官府分庭抗礼，逼朝廷作出某些让步。显示他们日渐成熟，俨然成了一股独立的力量。通过学校、医院、报馆、慈善机构，绅商渗透了社会各个层面，切切

股五元，分期缴交，可乎？”会场上一片叫好声。黄景棠带头认购10万股，当天广州的行商便认购了180万股。为了吸引普通民众认购股票，商人们特意制作了一个火车模型，陈列在惠行善堂，供人参观认股。股票面值定得很低，每股5元，首期先收1元，二期收1.5元，二期收2.5元。当时坊间盛传铁路股票可有千倍的收益，人们有如中风狂走，争相购买，全城沸反盈天。许多小店员、小商贩学生、工人，甚至老弱妇孺，亦把仅有的几个小洋、斗零用来购买爱国股票。到6月21日，认股44087810元，实收第一期（二成）股银共8817562元。

迫于无奈，岑春煊只好下令释放黎国廉、李肇沅二人。沈俞庆奉令到大牢放人。黎国廉自入狱后，绝食抗议，身体虚弱，躺在床上，不理不睬。沈俞庆俯身枕边，宣读手谕。黎国廉愤然说：“朝廷一天不处罚岑春煊，我宁愿死在狱中，绝不出去。”

最后，不得不由光绪皇帝出面摆平此事，他派两江总督周馥到广东按问，黎国廉、梁庆桂、李肇元既查明并无抗捐情事，均著开复原官原衔，番禺县知县柴维桐，办事操切，著即行撤任察办。

当黎国廉、李肇沅出狱时，警察所外，聚集了成千上万欢迎的民众，鞭炮声经日不息，嚣喧如市，像迎接凯旋的英雄。

实实为地方做了一些事情，如倡议振兴女子小学、裁撤善后局、设立游民教养所、停止就地正法、厉行禁赌、修筑铁路等等。报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在政府的系列改革中，也许最值得称道的举措之一就是取消报章检查法令，人们获得了空前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。

朝廷意识到，不改革就得死亡；改革似乎是必由之路，但同时它也意识到，改革将导致朝廷权威的萎缩。抱着教育强国、铁路强国梦想的知识分子和商人，还大有人在，他们本来可以成为政府强有力的支柱。但由于官僚机构的粗暴干涉和贪污成风，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被拖慢了脚步，利润减少，投资受挫，权益外流。愤怒的商人，也开始加入反政府的行列。1911年的同盟会暴动，甚至攻入了两广总督衙门。昔日赫赫炎炎的官家威仪，终于黯然失色了。

辛亥革命，标志着一个朝代的结束，另一个朝代的开始。清末10年，为了修筑粤汉铁路，人们争相购买爱国股票，几天时间就集资800多万元，创造了一个辉煌神话。工商业像一辆马力强劲的蒸汽机车，带动着社会向前飞奔。铁路线不断延伸，新的工厂不断落成，商埠愈开愈多，城市日益繁华。人们在赚钱之余，也不忘参与政治，组织社团，议论朝政，推动政治改革，国家好像真的操纵在这批新兴的绅商手里。然而，一段生机勃勃、充满激情的岁月，一幕激动人心的戏剧，在最高潮时突然戛然而止，灯暗转场，留给后人回味的地方，实在太多太多了。

据《文史天地》